三峯集 乾

經國典 上下

三峯集卷之七目錄

朝鮮經國典上

正寶位
國號
定國本
世系
敎書
治典
賦典
禮典

三峯集卷之七

奉化 鄭道傳 著

朝鮮經國典上

正寶位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守位曰仁天子享天下之奉諸侯享境内之奉皆富貴之至也賢能效其智豪傑效其力民庶奔走各服其役惟人君之命是從焉以其得乎位也非大寶而何天地之於萬物一於生育而已盎其一原之氣周流無間而萬物之生皆受是氣以生洪纖高下各形其形

各性其性故曰天地以生物爲心所謂生物之心卽天地之大德也人君之位尊則尊矣貴則貴矣然天下至廣也萬民至衆也一有不得其心則蓋有大可慮者存焉下民至弱也不可以力刼之也至愚也不可以智欺之也得其心則服之不得其心則去之去就之間不容毫髮焉然所謂得其心者非以私意苟且而爲之也非以違道干譽而致之也亦曰仁而已矣人君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行不忍人之政使天下四境之人皆悅而仰之若父母則長享安富尊榮之樂而無危亡覆墜之患矣守位以仁不亦宜乎恭

惟　主上殿下順天應人驟正寶位知仁爲心德之全愛乃仁之所發於是正其心以體乎仁推其愛以及於人仁之體立而仁之用行矣嗚呼保有其位以延千萬世之傳詎不信歟

國號

海東之國不一其號爲朝鮮者三曰檀君曰箕子曰衛滿若朴氏昔氏金氏相繼稱新羅溫祚稱百濟於前甄萱稱百濟於後又高朱蒙稱高句麗弓裔稱後高麗王氏代弓裔仍襲高麗之號皆竊據一隅不受中國之命自立名號互相侵奪雖有所稱何足取哉

惟箕子受周武之命封朝鮮侯今　天子命曰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盍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　殿下名既正矣言既順矣箕子陳武王以洪範推行其義作八條之教施之國中政化盛行風俗至美朝鮮之名聞於天下後世者如此今既襲朝鮮之美號則箕子之善政亦在所當講焉嗚呼　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將見洪範之學八條之教復行於今日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豈欺我哉

定國本

儲副天下國家之本也古之先王立必以長者所以絕其爭也必以賢者所以尚其德也無非公天下國家之心也尚慮敎養未至則德業未進無以克荷負托之重於是擇耆儒宿德爲之師傅端人正士爲之僚屬朝夕講勸無非正言正事則其薰陶涵養者至矣先王之於儲副不徒定其位從而敎之者如此而或有招致技術之士徒事詞章之學其所習者反爲喪心之具甚者惟讒諂面諛之徒是信嬉遊逸豫之事是好卒無以保其位者多矣吁可惜哉恭惟我

殿下卽位之初首降德音以正東宮之位置書筵官
謂門下左侍中趙浚判中樞院事南在簽書中樞院
事鄭摠其學業皆可以備講勸之任命爲師傅賓客而
臣亦以不敏得忝貳師之職雖其學問之疎略不足
以仰補元良之德然其心則未嘗忘之也今我東宮
以岐嶷之資溫文之性夙興夜寐每御書筵講論不
怠則日就月將必至於光明之學可冀也其所以正儲
位而隆邦本者宜矣

世系

臣嘗讀周雅論文武之德者必追述后稷公劉積功

累仁之事以見其所由來者遠論文武之福者必歌詠子孫振振之仁侁侁之盛以著其所由及者廣恭惟 本朝世系之盛自某以來世有積德至 穆王而始著至 殿下而大命集矣天又錫之以祚胤旣蕃且大爰命賢有德者正位東宮餘皆建爵分封藩屛 王室亦國家長久之計也疏其封爵名號作世系篇

敎書

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惟其心之一於內故言之發於外者不期而自大觀其發言之大則其存

心之一從可知矣自典謨訓誥著於書而精一執中之說爲萬世聖學之淵源信乎其大矣漢唐以來天子之言或稱制詔或稱誥勑諸侯之言稱教書尊卑雖殊其所以立言之義則一也所謂制誥教書有親自製者有出於文臣之代言者隨其政治之高下有醇駁之不同然而因是亦可見一時之云爲也恭惟我 殿下自在潛邸時好與儒士讀經史諸子講明義理論古今成敗之事甚悉甚熟文章雖其餘事而學問之至盖有自得者多矣今當維新之日立經陳紀與民更始屢降 德音以敎中外其書雖出於文

臣之製進其命意則一本於　宸衷之斷而討論潤色得義理之當又非秉筆者所能髣髴是宜列著于篇以備一代之典

治典摠序

治典冢宰所掌也司徒以下皆冢宰之屬則敎典以下亦冢宰之職也冢宰得其人六典舉而百職修故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冢宰之謂也上以承君父下以統百官治萬民厥職大矣且人主之材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順其美而匡其惡獻其可而替其否以納於大中之域故曰相也輔相之義也百官異職萬民

異業平之使不失其宜均之使各得其所故曰宰也宰制之義也至於宮闈之密而嬪媵之進御暬御之執役輿馬服餙之玩食飲之供惟冢宰得知之冢宰重臣也人主之所禮貌也而身親細微之事不其冗乎曰非也嬪媵暬御本以備使令也不謹則有邪媚之惑輿馬衣服飲食本以奉身也不節則有奢華侈用之費故先王立法舉以此屬之冢宰而以爲之制節限量其慮遠矣夫以人主之尊人臣仰而正之難矣哉以智力持之不可也以口舌爭之不可也惟積其誠而動之正其已而格之耳百官萬民之衆而以

一身治之其亦難矣提耳而教之不可也家喩而戶曉之不可也惟知人之賢不肖而進退之庶績與而百官治審事之當否而區處之物得其所而萬民安宋大儒眞西山之論相業曰正已格君知人處事旨我言也臣愚以謂正已格君乃治典之本而知人處事治典之所由行也故於此幷論之

官制

人君代天工治天民不可以獨力爲之也於是設官分職布于中外博求賢能之士以共之官制之所由作也恭惟我 殿下卽位之初首命儒臣講採歷代

之典玆以前朝之舊建立官府制其名稱盖欲省繁汰冗以從簡要而當維新之日草創更始未遑及也然前朝既有軍器監又有防禦都監既有繕工監又有造成都監今皆革去所謂都監者以其務歸之本監循名而責實也革內乘併之司僕革內廚併之司膳盖欲省自巳之奉也設內侍府掖庭署所以別流品也推此類觀之 殿下改正官制之美意可得也其內而輔相者曰門下府主會計者曰三司本兵者曰中樞院掌文翰者曰藝文春秋館主風紀者曰司憲府六曹及百司庶府各因其事而舉者隨其職任

之要而別論之外而監司曰都觀察黜陟使守令曰牧都護府使知官縣令監務蓋監司風紀之任而守令近民之官守令有賢否之異而民之休戚繫焉監司舉黜陟之典而守令爲之勸懲焉以侍從郎官更迭爲之所以重其選也故以此附於官制之末

宰相年表

宰相之職臣於治典論之矣然爲宰相者得其君然後道行於上而惠及於下身榮於前而名顯於後而君臣之相遇自古以爲難也帝者之世君臣俱聖故相與都俞於堂陛之上而成雍熙之化王者之世君

臣俱賢故相與勤勞於政事之間而致隆平之治霸者之世其君不及其臣然能任之專故亦能成一時之功若夫中材之主相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如唐之玄宗相宋璟張九齡則致開元之太平用李林甫楊國忠則速天寶之禍亂噫臣之遇君誠難而君之遇臣亦難矣方今明良相遇誠意交孚相與共圖維新之政千百年之一盛際也於是作宰相年表獨書侍中者亦以見冢宰之兼衆職而人主之職在擇一相百執事以下不與也

入官

治天下國家之要在於用人而已古之用人者養之有素擇之甚精所入之途狹而所居之任久惟其養之素故人材成擇之精而所入之途狹故僥倖冒進之心息所居之任久故賢能得以展其才而事功成後世上之人失其教養之道而人才之成就不出於天資之高下而其進而用之也或因君上之私恩或因宰執之引進或拔於行伍之中或出於刀筆之吏然此猶可言也積貲資者挾賄賂以求之飾子女者托婚姻以得之何有於擇哉而所入之途亦廣矣非才雜進希求無厭貿貿棼棼日志乎超陞而爲君相

者亦不勝衆多爭進之心奪彼而與此朝拜而夕罷徒以苟且姑息爲計而日不給居位之久不久靡暇論也雖有賢智之士亦安得以展布其才以成事功乎比之萬丈之陂日受衆水之入而不得容焉則其勢必毁決堤防汎濫四出而後已而國家隨以亾言之可爲寒心矣惟科舉一事庶幾周禮賓興之意矣然試以詞章則浮華無實之徒得側於其間試以經史則迂僻固滞之士或有焉隋唐以來之通患也惟我　主上殿下即位之初立經陳紀動法古昔而於用人之道尤致意焉謂人才不可以不養於是內而

成均部學外而州郡鄉校各置教授生員贍其廩食三年一大比試以經學觀其經明行修之實試以賦論對策觀其文章經濟之才此文科也謂將相大臣皆有功德於民而其子孫又承家庭之訓知禮義之方而皆可以從政置門蔭謂兵有國之常備不可以不講設訓鍊觀以教韜略戰陣之法謂簿書期會金穀營造之事供給應對之節不可以不習置吏學譯以奉使命通中國醫以治疾病濟夭札陰陽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於是置譯學醫學陰陽卜筮之學而各有其科焉養之可謂至而擇之可謂精矣其不

在七科者不惟其人不得冒進而有司亦執法以制之所入之途狹矣又定官制自一品至九品分正從爲十八級每一級分二資積十五箇月歷一資積三十箇月遷一級居其任不亦久乎其才學道德足以裨補國政武勇韜略足以統率三軍 君上以特旨用之者不在資格之拘然當即位之初庶事草創勳勞親舊有未盡除授者軍旅方與介胄之士在所當先成法未盡舉行故臣於此著之俾後來知有成法而得所持守焉

補吏

吏執官府之役者也漢法通一經以上者得補吏卿相守令多於此焉出唐補吏之法雖不及漢然試之而後補之亦能理簿書期會之數習供給進退之節而官府治焉前朝補吏之法有二途所謂三都監三軍錄事都評議使司知印宣差皆以士人爲之曰掾吏典吏書吏令吏司吏之屬各隨其衙門之高下以良家子弟充之然無試補之法聽其自擧兵興以來入官多門自擧者亦少官府求之如不得其間猥屑庸陋不能操刀筆者或有焉國家始命吏曹議試補之法考其家世及通律文書筭者得補爲吏法則善

矣其得人與否在有司焉耳

軍官

古者大國三卿曰司徒主民曰司馬主兵曰司空主地無事則各守其職有事則三卿皆出爲將故曰大國三軍軍將皆卿也分而合之離而屬之先王之慮遠矣蓋宰相無所不統而軍機之重必欲使廟堂知之所以存體統也長槍大劍雖非搢紳之所能操而決策制勝亦待深於韜略者然後乃能料也國家損益唐府兵之法立十衛每一衛率五領自上將軍以下至將軍自中郎將以下至尉正統之義與三軍府

令宰相判府事判諸衛事以重御輕以小屬大體統嚴矣每道置節制使其州郡之兵番上宿衛亦内外相制之義而屬之義與三軍府鎭撫所者以内御外之義也義與三軍府所統十衛五十領職秩次第節制使以下鎭撫兵馬之號詳著于篇

錢穀

錢穀蓋有國之常備而生民之司命也然取之無其道用之無其法横斂多而民生苦糜費廣而國用竭有國家者不可不慮也周公作周禮司徒掌錢穀之入而周知其數冢宰掌其所出之命而不至於妄費

是以量其入而以爲出三年有一年之蓄通計三十年有九年之蓄雖有凶荒軍旅之變不以爲病也漢以大司農掌之唐以度支使掌之其賦斂漕運之數供上祭祀宴享之費軍旅之需爲宰相者漫不得知而以利權之重付之一司一使隨時營具多方取辦僅濟一時之用如有不虞之變未免空匱之窘亦可笑也國家以三司掌錢穀所入之數而其出也承都評議使司之命而行之蓋有得於周官遺意者矣其錢穀之所在隨其任而書之以見其經費之數焉

封贈承襲

人臣有功在王室澤被生民者生則崇其爵祿歿則加其位號又推其恩上及祖考下延子孫蓋所以報之重而厚之至也　殿下褒奬功臣自門下侍中裴克廉以下五十有二人以次論賞進爵追贈三代又令適長世襲其爵及判三司事尹虎卒特贈門下右侍中載在盟府可考而書也

賦典摠序

賦者軍國所需之摠名也分而言之則用之於國曰錢穀故治典論出納之節甚詳取之於民曰賦故於此論其所出之目曰州郡曰版籍賦之出也曰經理

賦之制也曰農桑賦之本也曰賦稅賦之貢也曰漕運賦之輸也曰鹽鐵山場水梁曰工商船稅賦之助也曰上供曰國用曰祿俸曰軍資曰義倉曰惠民典藥局賦之用也曰蠲免賦之寬也知賦之所出則民生不可不厚而州郡不可不治也版籍不可不詳也知賦之所制則經理不可不正也知賦之所輸則民力不可困而漕運不可不講也知賦之所本則農桑不可不重也知賦之所助則課程不可不立也知賦之所用則出納不可不節也知賦之所寬則民財不可盡取也然有土有人然後可以得其賦有德然後

可以保其賦大學之傳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臣故以德爲賦典之本焉

州郡

京邑四方之本也股肱之郡供賦役衛王室京邑之輔也遠而州郡星羅碁布皆出其力以供公役出其賦以供公用無非王室之藩屏也國家因前朝王氏之舊而有所沿革京畿分左右道國之南曰揚廣道其外曰慶尚全羅道西爲西海道東爲交州江陵道（按交州江陵道卽嶺東西地）置監司曰都觀察黜陟使東北爲東北面西北爲西北面置監司曰都巡問使以宣敎化

以揔錢穀刑名兵馬之事其州府郡縣各置守令焉可見其疆理之整齊而王化之攸行也

版籍

國之貧富在民之衆寡賦役之均在民數之周故任民牧之職者休養生息以蕃其類勞來安集以保其居民可庶也籍其户口稽其登耗民可數也驗口計丁科其差歛賦役可均也夫如是事集於上而下不擾國富而民安也前朝之季不知制民之産休養失其道而生齒不息安集無其方而或死於飢寒户口日就於耗損其有見存者不勝賦役之煩揤而入於

豪富之家托於權要之勢或作工商或逃浮圖固已失其十五六而其爲公私寺院之奴婢者亦不在其數焉幸而號爲編民者又以家長之所容隱姦吏之所占挾一戶之口不盡付籍民數可得而周乎賦役奚由而均乎一有徵歛之事期限刻迫捶撻隨之事未及集民不勝其煩擾國益貧而民益苦也惟我

殿下初卽位命有司講求便民之方敎于中外籍其數得戶幾口幾可謂知爲政之本矣然有司之才否不同奉行或有未至者其間豈無脫漏之數而行之歲月之久則可周也蓋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民者國

之本而君之天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所以重其天也爲人君者知此義則其所以愛民者不可不至矣故臣著版籍之篇而倂論之

經理

古者田在於官而授之民民之所耕者皆其所授之田天下之民無不受田者無不耕者故貧富強弱不甚相過而其田之所出皆入於公家而國亦富自田制之壞豪強得以兼幷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借耕富人之田終歲勤苦而食反不足富者安坐不耕役使傭佃之人而食其太半之入公家拱

手環視而莫得其利民益苦而國益貧於是限田均田之說興焉是則不過姑息之計然亦治民之田授以耕之耳唐永業口分之田（按唐授田之制一夫受田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亦計口授田使自耕之以其租爲公家之用然識者譏其田制之未正也前朝田制有苗裔田役分田功蔭田登科田（按高麗田制倣唐制而苗裔田分給前代國王後役分田不論實階只以人品功蔭田賜功臣及投化人登科田登科人別賜）軍田閑人田以食其田租之入而民之所耕則聽其自墾自占而官不之治力多者墾之廣勢強者占之多而無力而弱者又從強有力者借之耕分其所出之半是耕之者一

而食之者二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至無以自存去而爲游手轉而爲末業甚而爲盜賊嗚呼其弊有不勝言者及其法壞之益甚勢力之家互相兼幷一人所耕之田其主或至於七八而當輸租之時人馬之供億求請抑買之物行脚之錢漕運之價固亦不啻倍蓰於其租之數上下交征起而鬪力以爭奪之而禍亂隨以興卒至亡國而後已　殿下在潛邸親見其弊慨然以革私田爲己任蓋欲盡取境內之田屬之公家計民授田以復古者田制之正而當時舊家世族以其不便於己交口謗怨多方沮毁而使斯民

不得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然與二三大臣之同志者講求前代之法參酌今日之宜打量境內之田得田以結計者幾分上供之田國用軍資之田文武役科之田两閑良之居京城衛王室者寡婦之守節者鄉驛津渡之吏以至庶民工匠苟執公役者亦皆有田其授民以田雖不及於古人而整齊田法以爲一代之典下視前朝之弊法豈不萬萬哉

農桑

農桑衣食之本王政之所先國家內而司農外而勸農使驗民之勤惰而勸懲之風紀之司察其職之稱

否而黜陟之　殿下屢降德音必以勸農桑爲首敦其本而取其實也將見衣食足而知廉恥倉廩實而禮義興太平之業基於此矣

賦稅

孟子曰無野人莫養君子無君子莫治野人古之聖人立賦稅之法非徒取民以自奉民之相聚也飮食衣服之欲攻乎外男女之欲攻乎內在醜則爭之力敵則鬪之以至於相殘爲人上者執法以治之使爭者平鬪者和而後民生安焉然不可耕且爲也則民之出乎什一以養其上其取直也大而上之所以報

其養者亦重矣後之人不知立法之義乃曰民之供
我者乃其職分之當然也聚斂掊克猶恐不勝而民
亦效之起而爭奪禍亂生焉盖先王所以立其法者
天理也後世所以作其弊者人欲也才臣計吏之治
賦稅者當思遏人欲而存天理可也國家賦稅之法
租則一出於田而所謂常徭雜貢者隨其地之所出
而納之官府盖唐租庸調之遺意也　殿下尚慮賦
稅之重有以困吾民爰命攸司改正田賦詳定常徭
雜貢庶幾得中正之道然租則驗其田之開荒所出
之數可稽其常徭雜貢者但定其官府所納之數不

分言其有戶則出某物爲調有身則出某物爲庸吏因緣爲姦濫徵橫斂而民益困豪富之家多方規避而用反不足　殿下愛民定賦之意不得下究有司之責也幸當無事閒暇之時講而行之可也

漕運

古者天子諸侯皆享畿內之賦故漕運之所責入遠不過五百里近不過五十里民力不至於困秦漢以來郡縣天下而其所出之賦輸之天子之都道里至遠運粟至多而民力困於是以漕運爲急務而講求其法甚詳而民力之困猶是也國家三邊濱海內有

大江漕運由之民力可省自倭寇作耗沿海州郡舍水而陸崖險谷隘秋潦冬雪人夫疲頓牛馬顚踣民甚苦之　殿下卽位命有司修戰艦增戍卒水攻陸守倭寇進不得掠退無所獲於是遠遁而海運通陸輸州郡遠者不過四五百里而達于江民力省而國用裕然吏不得人措置之方小失其宜則害隨以生不可不察也

鹽法

鹽出於海而民用之不可無者也前朝自忠宣王立鹽法使民納布受鹽以資國用及其法弊布入於官

鹽不及已民甚苦之　殿下卽位首降德音一革前朝弊法每沿海州郡置鹽場而官爲煑鹽聽民將其所有之物或布或米無論精粗多寡親就鹽所稱時價之高低計直受鹽然後納價物焉益與民同其利非禁而榷之也其鹽場所在與所出之數備書焉以憑會計

山場水梁

古者數罟不入洿池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山林益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此山場水梁之所由本也前朝之時山場水梁皆爲豪強所占奪公家

不得其利焉　殿下卽位革其弊法收而爲公家之用以山場屬繕工取其材木以充營繕以水梁屬司宰取其魚醢以供内外之膳及祭祀賓客之用其山場水梁所在可考者悉書之

金銀珠玉銅鐵

粟米布帛民資以生至於金銀珠玉無補於民用宜非爲政之所急然宗廟至敬之所在故器必飾以金玉冠冕加於衆體之上亦以珠玉飾之况本國臣事天朝其歲時慶節之所修必以金銀將之盖金銀珠玉在奉先事大之禮不可無者也至於銅鐵以爨以

耕尤切於民用又鑄爲兵具軍國之須莫重於此前朝有金銀所官爲採之國家凡産鐵之處每置鐵場官集丁夫鑄冶之民所鑄冶則不課焉而採金銀之法今皆廢矣然金銀有見數事大之日無窮則其採之之法亦不可不講也臣於此取金銀所及鐵場悉著于篇以備參考焉

工商稅

先王制工商之稅所以抑末作而歸之本實國家前此未有定制民之遊惰者皆趨之而南畝之民日益減末作勝而本實耗不可不慮也臣故備舉工商課

稅之法著之於此舉而行之在朝廷焉

船稅

本朝濵海以國魚鹽之利爲多而公私漕運輻湊於東西之江置司水監以掌之而收其稅以助國用焉其利亦厚矣

上供

人君專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其所出之賦何莫非已分之所有凡國之經費何莫非已分之所用故曰人君無私藏此書曰上供曰國用歧而言之亦有說乎飲膳衣服所以供王之奉養也匪頒所以供王之賜

與也珍寶所以供王之玩好也是數者今皆謂之上供考之周禮各置司存以掌其出入會計之數尚慮人主侈心之生而費之無節掌吏肆其姦欺而失於滲漏於是以冢宰揔而制之雖似人主之私用實通於有司之經理至漢唐始有天子私藏之名與軍國之用不相通然其財之所出或稅山海澤藪之物產或得州郡之私獻或稱常賦之羨餘未嘗取於經理之賦而猶有統攝不相侵紊其遇凶荒軍旅之事出其財而贍之識者尚且非之曰人君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有私人既有私人不能無私費於是有

私財萬事之弊莫非由此而出其爲戒也至矣前朝之制置料物庫掌饋食之粟司膳掌饔飱膳羞之烹熟司醞掌酒醴內府掌布帛絲綿以供衣服司設掌帳幕床褥以供鋪設皆以朝士職之憲司以時體察稽其盈縮之數可謂得周官之意矣自忠烈以下臣事原朝世降公主宮掖之費爲多或朝燕京留侍都下其道路之費盤纏之用在所當辦於是始置德泉義成庫之屬然其田口貲資或捐內帑以鬻之或出於王氏外家之世業或出籍沒之家不在經理之數而遂爲人主之私藏也 殿下在潛邸獻議欲盡革

之歸之國用當國者持之甚力故不克如志然因是
而革去者不啻十四五及　卽位以五庫七宮悉歸
之公用昔光武罷小府禁錢歸之大司農以充公用
史臣美之曰能絕一己之私以今方古實無愧焉第
緣　卽位之初草創叓始庶事繁浩用度甚廣而其
出納之際有司拘於文法或不能給事機多失於是
斟酌損益與　卽位之敎不同者有焉然權一時之
宜耳其成法則未嘗改也臣於此一以上供書之從
而著其說俾後之人知　殿下節儉克私之美意焉

國用

國家置豐儲倉凡祭祀賓客田役喪荒之用皆於此焉出謂之國用其出納會計之制則都評議使司三司司憲府各以其職治之今悉書其所入之數著之篇者欲其用之也量入爲出庶乎不至於妄費也

軍資

子貢問爲政孔子以足食足兵答之國資兵以存兵資食以生孔明治兵過管樂其伐魏也屯田渭上以爲持久之計項羽憑百戰百勝之資而一朝糧餉不繼戰敗身死爲天下笑是知食者三軍之司命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故古之爲國者不惟治其兵又當治

其食不惟治其食之所入又當治其食之所生夫食之所生在地與人而已國家介山海之間其丘陵藪澤不耕之地十居八九而人之遊手雖不能悉得其數以居京城者計之不下數十萬去而爲浮圖者不下十萬子弟之閒散庶民之執公役戍卒之在邊圉以至工商巫覡之徒才人禾尺之類計亦不下十萬不惟不耕又從以食之可謂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矣又因喪荒疾病不得盡力於南畝而歲時賓客祭祀之費亦民之所不能已者可謂爲之者舒而用之者疾矣兵食奚由而足乎爲今之計莫若闢閒荒之

地汰遊手之民盡歸之南畝省民之耕穫而寬其力制賓客祭祀之式而節其財然後兵食可得而足也國家置軍資監以儲兵食然但治其所出入之數而已臣故併論其食之所自生者之於篇以爲足食之本焉

祿俸

人君之與賢者所共者天職也所治者天民也故厚之以天祿使之免仰事俯育之累而專力乎供職也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國家須祿之制自一品至九品分爲十八科三司給牌廣興倉以其科而頒

之賢者之食天祿者當思保天職可也食焉而怠其事猶不可況無其事而食其祿其可乎哉故先王立法君之於臣民功者賜之饑者周之無常職而食常祿以爲不恭其法嚴矣

義倉

水旱疾疫在天道流行之數代或有之而飢饉荐爲民牧者其可坐視而莫之救歟國家內置義倉以儲穀粟又推其法及之州府郡縣各置義倉每當農月給貧民無種食者至秋成止收其本以備不虞如遇凶荒之歲盡發以賑待歲豐登亦收其本以資長

遠饑而不損於民豐而不傷於農使穀粟常存而民不至死益法之最良者也其出納之際周其急而不繼其富核其實而不耗其數使良法不廢亦在夫典守得人申明而舉行之耳

惠民典藥局

國家以爲藥材非本土之所產如有疾病其孝子慈孫傍求奔走藥未之得而病已深有不及救治之患於是置惠民典藥局官給藥價五升布六千疋修備藥物凡有疾病者持斗米疋布至則隨所求而得之又營子利十取其一期至無窮俾貧民免疾痛之苦

而濟夭札之厄其好生之德大矣不幸有官府之責取權勢之抑買而藥價耗損貧民無以自活豈非不仁之甚者也典是局者思盡其責俾國家好生之德克永厥終可也

蠲免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輕徭薄賦以裕其食不幸被水旱霜蟲風雹之災隨其傷損之多寡蠲免賦役有差盖所以厚其本也國家損分減免之法已自行之著在甲令有司宜當審而行之也

禮典摠序

恭惟 主上殿下上以應乎天下以順乎人作其
卽位稽古經邦庶事萬類以序以和禮樂之興惟其
時矣臣以爲禮之爲說雖多其實不過曰序而已朝
廷主嚴君尊而臣卑君令而臣行故朝覲會同正大
位而統百官朝廷之序也祭享主誠人盡其誠神格
於上故烝嘗祼獻事祖考而通神明祭享之序也宴
享主和賓獻而主酬主侑而賓食飮食宴樂以睦宗
戚而親臣鄰宴享之序也至於符寶所以通信輿服
所以辨等樂者所以美功德曆者所以明氣候經筵
所以勸進君德學校所以養成人才設科目擧遺逸

所以廣求賢之路求言進書所以通上下之情其遣使也奉表天朝以盡事大之誠敬曰圖形紀功所以重功臣而報之厚曰謚所以辨羣臣之善惡而垂勸戒曰旌表所以勵節義曰鄉飲酒所以敎禮遜曰冠婚喪祭所以一風俗此皆政事施爲之得其序也故臣推本序之一言而作禮典摠序焉

朝會

國家朝會冬至正朝　聖節則率羣臣向闕行禮及接詔受賜之儀一依　朝廷頒降儀注爲之禮訖坐正殿受羣臣朝　誕節則行慶壽之禮如冬至正朝

之儀謂之三大朝會立春人日則當直宰臣押班謂之小朝會及教宥境內則有教書開讀之儀行封爵追崇之事則有發冊遣使之儀凡所行幸則謂之陪奉五日一聽政則謂之衙日命相則謂之宣麻攝行祭祀則謂之祝版親傳各有其儀焉恭惟　主上端拱正殿望之皇皇仗儀森列衣冠肅穆告教詞命之懿進言陳誠之切升降周旋俯伏拜興嚴而泰和而莊蔚然粲然可尚可嘉宜其勒成一代之典昭示罔極焉其使臣諸節州郡守令迎命之禮及自相見禮各以類附焉

宗廟

王者受命開國必立宗廟以奉其先蓋報本追遠厚之道也其有功德者祖而宗之以爲不遷之主故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殿下卽位追崇 皇考桓王以上四代加以王爵以立廟室以安神主其牲牢幣帛之數簠簋(簠簋一本作簫筥)籩豆之品祼獻拜祝之節講之甚熟書之于策禮曹以時請而行之百司庶府莫不奔走虔供其職敬之至也

社稷

社者土神也稷者穀神也蓋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

故自天子至諸侯有人民者皆得置社稷盖爲民求福之祭也國家立社稷犧牲致其肥腯器幣致其淨潔獻以三終樂以八成皆有司存以時舉行重民之意大矣

耤田

農者萬事之本也耤者勸農之本也盖宗廟之粢盛軍國之財用皆出於農而民生以之而蕃庶風俗以之而淳厚故曰農者萬事之本也人君親耕耤田以先於農而下民皆曰且以人君之尊尚且身爲之耕況以下民之賤安坐而不耕其可乎哉於是人人皆

赴南畞而農事興矣故曰藉者勸農之本也國家置
藉田令丞以掌藉耕祭祀之法臣悉著之于篇以見
殿下重穀之意焉

風雲雷雨

風雲雷雨滋五穀遂品彙則其澤物也至矣國家欽
奉 詔旨立其壇于國之南有司以時致祭焉其事
大之禮敬神之義一舉而盡矣

文廟

天下之通祀惟文廟爲是國家內自國都外至州郡
皆建廟學當春秋二仲上丁之日祀之以禮載惟聖

敎之在天下如日月之行乎天百王以之爲儀範萬世以之爲師表盖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而其根於人性之固有而人心之所同然者亦豈待臣之言哉惟 殿下豐其餼饍潔其器皿以致尊師重道之意則可得而書也

諸神祀典

凡載祀典者皆有功德於民不可不報者也其祀山川之神以其興雲雨滋五穀足民食者也其祀古昔聖賢以其得時行道康濟斯民立法垂訓昭示後世故皆載之祀典以爲常祭其不載祀典者諂而非禮

淫而無福在所當禁

燕享

君臣以嚴敬爲主一於嚴敬則勢相懸絶情不相通先王於是制燕享之禮親之曰賓主尊之曰諸父諸舅豐其飲食致其慇懃而望其教誨焉周詩曰鐘鼓既設一朝享之又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之謂也國家置禮賓寺以掌燕享其酌獻之踈數殽羞之豐儉皆有定制今悉著之

符瑞

古者天子執圭諸侯執五玉雖有尊卑之殊其所以

合信而爲國家之寶則一也故通謂之瑞而世守之
本朝置尙瑞司以掌符寶下而百司庶府外而使臣
守令皆有印章焉

輿服

尊卑之分莫嚴於名器名器之等莫辨於輿服故天
子諸侯以至臣庶各有等第所以一其視聽定其心
志也國家冠服之制

樂

樂者本於性情之正而發於聲文之備宗廟之樂所以美祖考之盛德朝廷之樂所以極君臣之莊敬以至鄉黨閭門莫不因其事而作焉故幽則祖考格明則君臣和推之鄉黨邦國而化行俗美樂之效深矣哉國家有雅樂署屬之奉常宗廟之樂也有唐樂有鄉樂置典樂署掌之用之於朝會用之於燕享又新製文德武功之曲述 殿下盛德神功以形容創業之艱難古今之文備於此矣所謂功成而樂作觀樂而知德者不其信歟

曆

曆者所以明天道之運行定日月之躔度分節候之早晚歲功以之而成庶績以之而熙故聖王重之國家置書雲觀以掌其職其推步望計之術則有授時曆有宣明曆（按授時元世祖時曆 宣明唐穆宗時曆）以時考驗國家敬天勤民之意可見矣

經筵

殿下卽位首置經筵官以備顧問常曰大學爲人君立萬世之程眞西山推廣其意作大學衍義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蔑以加矣每於聽政之暇或親自觀覽或使人講論雖高宗之時敏成王之日就無足

多讓猗歟盛哉

學校

學校敎化之本也于以明人倫于以成人才三代以上其法大備秦漢以下雖不能純然莫不以學校爲重而一時政治之得失係於學校之興廢已然之迹今皆可見矣國家內置成均以敎公卿大夫之子弟及民之俊秀置部學敎授以敎童幼又推其法及於州府郡縣皆有鄕學置敎授生徒曰兵律曰書筭曰醫藥曰象譯亦倣置敎授以時講勸其敎之也亦至矣

貢擧

科擧之法尚矣在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其賢能曰選士升之學曰俊士升之司馬曰進士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敎之甚勤考之甚精用之甚重故成周人才之盛政治之美非後世所能及也在漢曰孝弟力田賢良茂才在魏晉曰九品中正在隋唐曰秀才進士其目多矣要以得人爲務雖不及成周之盛而一時之人才皆出於此前朝自光王始用雙冀之言行科擧法掌選者稱知貢擧同知貢擧試以詞賦至恭愍王一

遵原制革去詞賦之陋然所謂座主門生之習行之甚久不能遽除識者歎之　殿下卽位損益科擧之法命成均館試以四書五經蓋古明經之意也命禮部試以賦論古博學宏詞之意也然後試以對策古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意也一擧而數代之制皆備將見私門塞而公道開浮華斥而眞儒出致治之隆軼漢唐而追成周矣嗚呼盛哉其武科醫科陰陽科吏科通事科各以類附見焉

擧遺逸

士之伏於下者或抱道德而不求聞達或懷才能而

不見擢舉苟非上之人求之誠而訪之勤無以致其至而得其用矣故厚禮以徵之高爵以待之古先哲王之所以興至治也　殿下卽位之初申命有司曰其有經明行修道德兼備可爲師範者識通時務才合經濟可施事功者習於文辭工於筆札可當文翰之任者精於律筭達於吏治可當臨民之事者謀深韜略勇冠三軍可爲將帥者習於射御工於捧石可當軍務者天文地理卜筮醫藥或攻一藝者備細訪問敦遣于朝可見　殿下側席求賢之美意矣

求言進書

上之求於下者以言下之進於上者以書則決壅去蔽上下之情通矣何善之有遺何冤之不伸哉　殿下卽位之初命隨朝五品以上衙門各陳便民條畫擇其尤善者著之教書布告中外自是雖在草野進書言事者尚多有之臣取其見聞之有徵者而書之

遣使

本國事大以禮朝聘貢獻歲時遣使所以修侯度而述所職也尚非學問之富辭命之善足以專對命而揚國美者疇克當是選哉　殿下卽位以來凡朝正聖節進表進箋使者乃其人也其姓名可考者悉書

之

功臣圖形賜碑

恭惟 殿下英謨偉略出於天性深仁厚澤結於人心一朝作其 即位爲神人之主皆 殿下之德之所致羣臣何功之有焉 殿下撝謙不伐推奬與議之臣以爲或奮義定策或與聞協贊或歸心翊戴賜功臣號有差立閣圖形鐫碑記功俾後子孫接於目而感於心遵守勿替與國匹休垂示之意遠矣

謚

謚者節以一惠著平生之善惡而示後世之勸懲焉

其有補於名教也多矣

旌表

秉彝好德之良心人皆有焉然在上者不先倡之下之人無所觀感而興起矣故國家立法其有忠於君孝於親全夫婦之道者皆爲之旌而表之礪行義而厚風俗也臣故著篇名爲有其事續而書之可也

鄉飮酒

鄉飮酒之禮先王所以教人之意備矣賓主揖讓而升所以教尊讓也盥洗所以教致潔也自始至終每事必拜所以教致敬也尊讓潔敬然後相接暴慢遠

而禍亂息矣主人謀賓介所以辨賢愚也先賓後介所以明貴賤也賢愚辨貴賤明人知勸矣故其飲酒也樂而不至於流嚴而不至於離臣以爲不肅而教成者惟鄉飲酒爲然也

冠禮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歟近世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制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

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臣述格言責成人作冠禮篇

婚姻

禮記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男女者人倫之本而萬世之始也故易首乾坤書記釐降詩述關雎禮謹大婚聖人之重之也如此自三代以來國之興廢家之盛衰皆由於此而近來婚姻之家不論男女德行之如何苟以一時之貧富而取捨之又其相求也不暴則秘媒此而聘彼如商賈之售貨無附遠厚別之

意或與獄訟或被侵陵又親迎禮廢男歸女家婦人無知恃其父母之愛未有不輕其夫者驕妬之心隨日以長卒至反目家道陵替皆由始之不謹也不有上之人制禮以齊之何以一其風俗哉臣稽聖經謹本始作婚禮篇

喪制

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夫死者親之終而人道之大變也故先王愼之作喪制達之天下使天下之爲人子者世守之哭泣擗踊情之變也殯而食粥虞而食蔬食菜羹祥而食菜菓飲食之變也袒括齊衰

服之變也枕塊寢苫外而不內居之變也人子愛親之情至此極矣然猶未也虞而哭朞而悲祥而憂忌而慕愈久而愈不忘蓋亦出於中心之誠非勉而爲之也近世以來喪制大壞例以浮圖之法治之初喪未葬珎羞盛饌之狼藉鐘鼓之喧轟男女之混雜而主喪者惟應對供辦之不給是慮何暇哀死而恤亾哉是以雖居百日之制無慼容慘色而笑語如平日至親如此況其下者乎見聞習俗恬不爲怪蓋以人子之情無古今之異而習俗使之然也其所謂追薦者直爲人觀美耳而卒至於傾家破產者亦有焉在

死者爲無益之費而貽生者無窮之患多見其妄也
不有在上者作法以防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殿下即位立經陳紀動法古聖其於禮典尤致意焉
命有司講明修定皆有成法臣重人紀愼大事作喪
制篇

家廟

伊川先生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也今人都不理會
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
先祖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
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臣述格言

質神明作祭禮篇

三峯集卷之七

三峯集卷之八目錄

朝鮮經國典下
政典
憲典
工典

三峯集卷之八

奉化　鄭道傳　著

朝鮮經國典下

政典摠序

六典皆政也獨於兵典言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而惟正己者乃可以正人也考之周禮大司馬之職一則曰正邦國二則曰正邦國兵非聖人之得已而必以正爲本聖人重兵之意可見矣立軍制明其分數作軍器致其精利敎習所以便進退擊刺整點所以簡強弱勇怯賞以勸其功罰以懲其罪嚴宿衛以

重於內謹屯戍以捍於外課功役以程其力加存恤以哀其亾兵之用莫急於馬兵之資莫先於食至於傳命驛遞皆兵家之不能無者故馬政屯田驛傳祇從各以類附焉當平居無事之時其講武事也必因田獵此政典之叙也

軍制

周制兵農一也無事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屬於司徒有事則爲伍兩卒旅師軍屬於司馬然當其無事之時每於農隙講武事故當有事則皆可爲用也無養兵之費徵兵之擾而緩急易以應變周制之善也晉

仲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作内政以寓軍令雖不及周制之善當時號爲節制之師而遂霸天下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其法雖若可取而不能無得失之可議者焉國家内則有府兵有州郡番上宿衛之兵外則有陸守之兵有騎船之兵其制皆可考也臣先述歷代而後及國家作軍制篇

軍器

天生五材金居其一在時則爲秋主肅殺在人則爲兵主殺戮蓋天地之義用而不可無者也故周制置司兵之屬辨其名物與其等以待軍事歷代皆置武

庫以備軍用國家置軍器監專掌工匠之事外至州郡造軍器有季例旹其數可考者書

教習

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講武事無闕於時明金鼓旗麾之節習進退擊刺之空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可以進則與之偕進可以退則與之偕退守則固戰則勝此教之有素也自是以來晉文之蒐于被廬齊愍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銳士雖有詐力之尚而其用兵之術非後世所能及也戰國之司馬穰苴唐之李靖皆有兵法惟

諸葛武侯之用兵也蓋於仁義之中而有節制之意焉故朱文公以爲善用兵也臣祖其意作五行陣出奇圖又增損司馬法作講武圖以獻　殿下稱之曰善命軍士肄之臣取司馬蒐狩之法晉魏齊秦穰苴李靖等兵法書之於先欲其取法乎古也以臣所獻出奇講武圖書之於後欲其熟之於今也古今之制備而教習之法明則兵可用也作教習篇

整點

夫器之弊也由於久不治習之怠也由於久不肄故國家無事則因循玩愒武備壞隳兵籍耗損如有緩

急不能及支古今之通患也周禮大司馬仲春辨鼓鐸鐲鐃之用仲夏選車徒仲秋辨旗物仲冬大閱自後宣王狩于東都選車徒以成中興之業整點之不可已也如此國家內之禁衛之旅外之州縣之兵每於農隙按其籍辨其老幼強弱每月課軍器監所作弓矢戈甲驗其利鈍堅弊可謂得整點之意矣

賞罰

夫戰危事也進有死亡之患退有生存之理而人情莫不畏死而好生惟重賞可以忘其生惟重罰可以趨其死然賞罰不因於衆人之功罪而出於一己之

喜怒則賞賁不勸而罰不懲矣故曰高爵厚祿所以待有功也刀鋸鞭扑所以加有罪也然則掌軍者不可無賞罰而賞罰不可不出於公也故臣作賞罰篇必以公爲說焉

宿衛

人君居處尊嚴周廬陛戟左右徼巡番上更直致其周且愼者非欲自爲尊大也蓋人君一身宗廟社稷之所依歸子孫臣庶之所仰賴關係甚重故君門九重內嚴外肅譏訶出入不惟備非常而弭姦慝亦使內謁之徒不得雜進以誤君聽而亂朝政其所以爲

長治久安之計得矣其宿衛之士周以士大夫漢以子弟爲之蓋與人主居常親近見聞熟習不可不謹周書曰左右前後罔匪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此之謂也然則曰嚴曰正其立宿衛之義也歟

屯戍

四境雖遠視之如一家萬民雖衆愛之如赤子苟有不虞之變則吾赤子先罹其害矣於是設屯戍以御其外而安其內陸屯騎步水置兵船備器械積資糧謹烽候皆所以備屯戍也

功役

人情勞則善心生逸則驕心作故凡兵卒雖不可使之勤勞亦不可使之過逸其軍中興作營繕皆以役之量其力之所及課其功之所就而俾三農專力於南畝庶幾軍民各安其業矣

存恤

夫力者下之所以事上恩者上之所以撫下交相報也其在軍旅老幼者放歸之飢寒者衣食之疾病者醫療之死亡者瘞埋之恩之所施博矣則爲士卒者感恩之心出於至誠莫不踴躍以效死力臣故曰交相報也

馬政

馬之於人其用重矣負重致遠人力有所不及必惟馬焉是資國君之貧富軍旅之強弱繫焉聖人設卦著象取其至健而行地無疆此馬之始見於經也歷代以來皆有馬政以蕃以息前朝置銀川貞州等牧監每於海島隨其水草之便皆有牧馬之所蓋亦知軍國之重在於馬也及其法弊有牧監之名無牧馬之實亦可歎也國家上則貢之天朝下則用之軍旅皆以馬其講馬政誠今日之急務也臣歷觀往代畜馬之政惟周人爲善爲之立官制命重其職也每歲

仲夏撰車馬周其數也其詩曰我馬旣同齊其力也閑之維則教之有其素也或降于阿或飲于池養之順其性也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推馬之蕃息以本操心之誠實而淵深也臣取大易之著象詩雅之格言作馬政篇

屯田

屯田之法以其兵卒之在屯戍者且戰且耕所以省漕運而贍軍食也漢人之於金城晉人之於壽春於襄陽於荆州皆置屯田內有蓄積之益外有守禦之利以之服夷狄以之兼鄰國明效可驗前朝置陰竹

屯田又於沿海州郡皆有屯田以資軍食法久弊生有其名而無其實當其收也爲戍卒者或自備而納之或稱貸而益之不堪其苦而逋逃者多矣不惟軍食不繼而兵額亦減弊莫大焉 殿下卽位用議者之言革去沿海屯田止置陰竹一所民力可謂紓矣臣愚以爲古者制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至下農夫食五人屯田之耕姑以下農爲率則十夫之耕可食五十人矣等而上之曰百曰千曰萬其數可考也葢地利無古今遠近之異所謂屯田者豈行於古而不行於今利於中原而不利於外國乎第緣官不得人

或剋減種食不與屯軍或不親莅其役耕播耘耔不時不力田卒汚萊苗又不實其弊在人而不在法果如充國之計糧穀度公田浚溝渠理隍陻則大獲地利矣如鄧艾盡地利開河渠積軍糧年祐減戍邏壟田八百頃杜預激諸水浸原田公私同利衆庶賴之則屯田之利可興矣然則革屯田之弊得屯田之利其惟在於人法並用乎

驛傳

郵傳之置爲傳命也軍機之緊急使節之往來非郵驛何以速傳其命而不失事機乎國家於是每加於

恤之恩分路大中小為三等給田有差其國之西北自金郊至洞仙東南自青郊至龍駒密邇京邑四方輻湊迎送輸運之勞倍於他驛加給其田所以重郵驛之傳命也

騶邏

京城有徼巡謂之邏所以嚴輦轂也官府有祇從謂之騶所以優大臣也皆以卒名之非兵之兵也故幷著之

畋獵

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又非聖人之得已不可不講故

周禮大司徒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講武事然其弊或至於妨農害民故皆於農隙習之且畋獵近於逸遊從禽嫌於自奉於是聖人慮之作蒐狩之法一則曰除禽獸之害民穀者一則曰獻禽以供祭祀無非為宗社生靈計也其意深哉宣王因畋獵而選車徒以成周家中興之業太康畋于有洛之表而親怨民離以失其位蓋其事一也而其心有天理人欲之分而治亂存亡各以類應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後之人主可不察其取捨之幾哉

憲典摠序

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春肅之以秋聖人之於萬民
愛之以仁威之以刑蓋其肅之也所以復其原也其
威之也所以亟其生也秋在天地爲義氣而刑爲秋
官其用一也然天地之道無心而化成故運行而不
差聖人之法待人而後行故必致欽恤之仁明愼之
心然後可行也苟不得人末流之弊必至於殘忍之
暴慘刻之禍非徒民受其害終必怨歸於上傷陰陽
之和召水旱之災而國隨以危矣故聖人之制刑也
非欲恃此以爲治惟以輔治而已辟以止辟刑期無
刑苟吾治之已成則刑可措而不用矣故皐陶稱舜

之德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玆用不犯于有司嗚呼
大哉今我　殿下仁覆如天明斷如神好生之德合
乎上帝凡有犯法爲有司所論執者苟有可疑每加
矜恤務從寬典多所原免俾以自新又慮愚民無知
觸禁爰命攸司將　大明律譯以方言使衆易曉凡
所斷決皆用此律所以上奉　帝範下重民命也將
見斯民知禁而不犯刑措而不用矣臣仰體　聖心
敢以仁明之德爲用刑之本作憲典摠序

名例

事必正名然後成名必有例然後定此古制律者必

以名例爲之先者也名例有所謂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非古之肉刑而大辟則同焉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有所謂五服曰斬衰曰周朞曰大小功緦麻自父母上而至於高祖下而至於玄孫旁及族屬由其親之有遠近而其服有重輕無非所以聯親親之情也服重則禮嚴情親則恩厚故制法者悖禮則從重論原情則從恕論無非所以重人紀也有所謂十惡曰謀反謀大逆謀叛大不敬所以重君臣之分也曰惡逆不孝不睦所以重親親之恩也曰不道所以重人命也曰不義內亂所以重官民師友之義夫婦

男女之別也是十者皆人道之大倫苟有犯者謂之
大惡而王法所必誅者也有所謂八議曰議親議故
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者以恩而論者有以
義而論者故其法雖重而情則從輕忠厚之至也其
他名例雖多皆以恩義情法斟酌輕重而取其中蓋
蓋用法之權衡也

職制

王者代天理物必用羣賢以任衆職故百官庶府無
非天事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
凝此唐虞之治所以爲盛然靜言庸違者居共工方

命圮族者任治水則流放之刑不得不舉況後世乎苟不明立刑禁以示罰懲則瘝官病民姦僞日滋而禍亂之生有不可勝言矣故制官刑儆有位作職制

公式

上下之間彼此之際必因文字以達情有符印以示信自古有國家者莫不有定式所以一衆心防姦僞也苟或違此邦有常刑作公式

戶役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有國家者必先以保民生爲急務然民生之衆變故甚繁巧者生姦愚者冒

法強衆爲暴飢寒爲盜誣上行私罔有紀極隳然王度而致禍亂長民者其可不慮而預爲之防乎故必嚴令以威之明刑以懲之然後民有所畏而禍亂息矣此雖不及德禮之效亦聖人不得已而爲防者也夫民之所緣以爲姦者其事雖多上之所令以立法者其大節有七曰戶役民力之所出不明則有隱漏之患曰田宅民業之所本不嚴則有兼幷之事曰婚姻人道之所重不謹則有淫僻之行曰倉庫民食之所在不備則有虛耗之弊曰課程曰錢債曰市廛皆民財之所關不可以不察者也故詳其法而嚴其禁條

目俱存咸可書也

祭祀

國之大事惟祀爲重所以奉宗社而交神明也必內存誠敬外備儀文然後可以感格於神明苟一事之或慢則不誠無物而報本追遠之道幾乎息矣故謹其節文以致其恭肅嚴其防禁以察其非違所以懲不恪也是則祭之與刑雖非其類而不得不相須以有成此祭祀之禮旣載於禮典而其律令又載於憲典者也

儀制

儀制所以明等威辨上下禮之大節也然其因革損
益亦必隨時而有變焉故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制作我東方禮儀之風肇自箕子而王氏之世文章
制度取法中華而其土俗猶有未盡變者事原以來
雜用胡禮服飾無度庶人僭擬逮夫　皇明有天下
詔曰儀從本俗法守舊章故其弊習亦未遽除惟我
殿下歷試之日嘗與搢紳之識治體者合謀建議表
請衣冠然後土俗之舊胡服之弊盡革無遺及　即
寶位勵精圖治制度沿革咸適厥中彬彬文物無愧
中華以備一代之制作以爲萬世之持守其詳著于

禮典鹵簿等篇其爲子孫後世慮甚深遠矣如有製造非法措置乖方差爽失度以紊常典者臺憲從而糾擧之故遵成憲謹王度作儀制篇

宮衛

人君之位尊之至也高之極也尊故其任甚重而非輕高故其勢甚危而難保羣下之所仰戴其儀衛不可以不備也姦宄之所窺覦其周防不可以不密也故內外必嚴其守衛出入必謹其呵禁周廬陛楯之制創自古昔我國家府兵之設愛馬（按愛馬別監麗朝官名）之置與夫諸道侍衛之軍皆因前朝之舊而有所沿革

扈從番直旣周且愼居重御輕安不忘危之慮至矣詳著政典玆不贅陳但違誤失度者事干不敬當從重典舉常憲懲不恪作宮衛篇

軍政

昔在唐虞皐陶爲士以總兵刑之任逮至成周分爲夏秋兩官然其用亦有不得不相須者焉夫戰危事也死所也人情孰不惡死而欲生故當臨陣而對敵也必先立嚴刑以威怯退然後人知怯死必欲勇生爭冒矢石而不辭矣若夫違命不整違期失律皆足以覆軍而喪師不可以不戒也故必用重典以一衆

心而後軍政可舉而武功成矣故明號令戢暴亂作

軍政篇

關津

古者關津之吏譏察出入以備非常而已後世從而征之故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又曰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又曰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蓋惡後世之爲暴而有志於先王之治也今我國家關津所在皆爲給田以食津吏備船以濟行旅而不征其稅雖文王之政蔑以加此將見遠方之旅悅而出

其塗如孟子之所論者矣其臨津碧瀾二渡密邇京邑特遣別監以加譏察亦所以尊京師重根本也敢有私渡及留行者各以律論本仁政詰姦細作關津篇

廐牧

牧養畜產之法在政典論之詳矣軍國之用所係甚重牧養得其法則畜產蕃息不得其法則損傷必甚故當著令使典守者知戒焉作廐牧篇

郵驛

置郵所以謹廚傳待使命上以通朝聘下以宣政令

有國家者所當爲急者也前朝之季政出多門使命繁數前後絡繹以至私門之饋獻私行之往返皆由驛路侵擾百端吏不能堪逋亾殆盡　殿下自戊辰仗義回軍之後始總國政悉革舊弊選遣良士以爲驛丞招集流亾使復其役量其道路緊緩人馬衆寡給田有差遏私獻之運輸禁私行之供費又簡使命以息其勞　即位以來尤致存恤加給其田憫念郵民既深且切經國規模亦甚宏遠仁之至而義之盡也郵驛之職掌在政典者所以定其制也苟有不體聖意非理作弊者刑玆無赦條目具存故於此申論

之

盜賊

人性皆善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盜賊豈人之情哉無恒產者因無恒心飢寒切身不暇顧禮義多迫於不得已而爲之耳故長民者能施仁政民安其業使之不奪其時取之不傷其力男有餘粟女有餘布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育妻子則民知禮義俗尚廉恥盜不待弭而自息矣然民欲無厭利心易熾苟不明刑以制之亦難禁也故書曰殺越人于貨凡民罔不憝

本性善懲姦宄作盜賊篇

人命鬪毆

人之與人是爲同類猶吾同胞也故當相親而不可以相殘相殘而不禁人類滅矣故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漢法所以爲善古今制律者莫不以殺傷爲重鬪毆次之蓋辟以止辟欲並生也嗚呼仁哉作人命鬪毆篇

罵詈訴訟

人情乖離必以惡言相加騰於口舌曰罵詈爭於官府曰訴訟雖皆偷薄之至而非無得失之可議卑幼辱其尊長虛僞誣其實尤爲偷薄而不可以不理者也

然聽訟者先明其德使民畏服遏惡懲忿無訟可聽
然後民德厚矣故作罵詈訴訟篇

受贓詐僞

吏之受贓貪以敗官人之爲詐姦以生亂凡爲治者
不可忽也苟明義利之分以勵廉恥之節二者之患
可以去矣然其刑律亦不可廢故作受贓詐僞篇

犯姦

君子之道造端夫婦王者之化始自閨門隱微之際
所係甚重帷薄不修男女無別人道亂而王化泯矣
其何以爲國家哉古昔聖王爲禮以節其情欲爲刑

以制其淫邪所以興至治而美風俗也故婚姻之制謹之於禮典犯姦之令嚴之於憲典盖出乎禮必入乎刑禮以正之刑以懲之聖人之重之也如此後之爲紀法之宗者其可忽諸

雜犯

雜犯刑之細者然因其事而亦有不可以輕者焉故爲設刑禁使民知畏不以其微而忽之盖慮愚民無知而輕犯不欲罔民以刑之其仁亦至矣故作雜犯篇

捕亡斷獄

捕亡必嚴斷獄必恕嚴則犯者不得以脫漏恕則刑者不至於枉屈此皆法之良者也然法非徒善惟在得人故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易曰明愼折獄聖人之戒深矣是必有欽恤之仁明愼之德然後可以行其良法也故臣於總序旣已言之而於此又本之作捕亡斷獄篇

營造

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其不欲勞民如此春秋凡城築新作靡不書謹之重故書之復聖人之意可見矣然宗廟所以奉祖先也宮苑所以尊瞻視也城郭所

以設險也若此之類誠非聖人之得已則其期限程督亦不可稽也

河防

河防之設有益於人者大矣或開其新或修其舊隨其地勢之便而以爲漕運灌溉之利然則其所以時其役而程其力者皆有法存焉有司之所當知也

後序

臣又按憲者六典之一而五者莫不資是以有成故吏典之黜陟非憲則無以公其選戶典之徵斂非憲則無以均其法禮典之節度非憲則無以肅其儀政

典之號令非憲則無以威其衆工典之興作非憲則
無以省其力而合其度矣若夫刑律又卽憲中之憲
也蓋五者各一其事有錯見於六典之中者則各於
其典隨其義而論之而憲典無乎不在輔治之法莫
備於此也然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觀此可以知本末
輕重之倫矣今我 殿下德敦乎仁禮得其序可謂
得爲治之本矣其議刑斷獄以輔其治者一以 大
明律爲據故臣用其總目作憲典諸篇又述其略作
後序云

工典摠序

六官之目工居一焉一本焉作其一書曰百工惟時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爲國家者不可不節用而愛民故百工之事當崇儉朴而戒奢縱也夫不節國用則妄費而至於財殫不重民力則勞役而至於力屈財力竭而國家不危者未之有也若稽古昔治亂存亡靡不由此可不愼哉是以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愼重於用民力矣凡工之事非一請枚擧而言之曰宮苑所以尊朝廷而正名分

也曰官府所以處百僚而供其職也曰倉庫所以納貢賦而愼蓋藏也曰城郭所以禦外侮而備不虞也曰宗廟所以祀祖宗也曰橋梁所以通川陸而利往來也曰兵器所以備姦寇而衛王室也曰鹵簿所以一本無所以二字嚴禁衛而昭文章也其佗金工玉工木工石工塼埴之工絲枲之工攻皮之工氈罽之工畫塑之工各有其屬前朝之季用度無節使民不以其時民怨天怒自底滅亡惟我 殿下天性勤儉凡所興作必不得已然後爲之而其使民皆於農隙故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其節用愛民之美意度越古昔萬萬

矣宜著于篇以示後來作工典

宮苑

宮苑之制侈則必至勞民傷財陋則無以示尊嚴於朝廷也儉而不至於陋麗而不至於侈斯爲美矣然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與其侈也寧儉茅茨土階終致時雍之治瑤臺瓊室不救危亡之禍阿房作而

心之一端於此亦可見焉

官府

百司庶府各有其職則其聽政之所不可不完具也國家上自都評議使司門下府三司中樞院司憲府下而六曹諸寺諸監諸署諸局以至外郡有司各有攸宇吏胥之屬案牘之具無一不完庶事無滯嗚呼美哉

倉庫

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則倉廩府庫之於國家關係實重其所以充實與虛

竭在乎愼其蓋藏量入爲出之如何耳國家凡諸倉庫之名皆因前朝之舊曰廣興所以支百官祿俸曰豐儲所以儲國用備凶荒不虞之災曰長興曰義倉所以賑貸於貧乏之者也曰義成曰德泉曰內藏曰保和曰義順等五庫所以供內用也前朝之季權臣李仁任林堅味等用事濟公肥私攘奪土田籠絡山野而又辛禑用度無節帑藏皆歸於宦寺婦人之手以至倉廩空竭幾無儋石之儲矣惟我　殿下正經界而均田崇儉素而節用重祿有勸士之風太倉有紅腐之粟則其所以營造修葺誠有不獲已者也

城郭

城郭所以捍外而衛內者也有國家者所不得已然城有制役有時不可不謹也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工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任溝洫具糇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爲之可也苟失其時制妄與大作其如愛養斯民之義何哉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春秋書之以其妨農務而非時也莊公冬築郿雖得其時春秋書

之又書大無麥禾所以著莊公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惟我　殿下開國之初因松京故都慮其舊城頹圮且其基濶遠難於防守約舊基三分之一而築之臣嘗讀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唐史又謂李勣隱然若長城則自古國家之安非徒恃於城池之險固也　殿下任用賢材愛養生民以人心為城亦可謂知所本矣

宗廟

祀國之大事也故有國家者必先立宗廟而社稷次之其酌獻之儀詳著於禮典之中如有不恪者糾之

以憲其營繕之制則又於此著之矣不寧惟是風雲雷雨之祀城隍岳瀆之祠各有其所無不致其周完其所以答神休報靈貺之意爲如何哉

橋梁

孟子曰十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有國家者作橋梁以通往來亦王政之一端也

兵器

武備莫大於兵器弓矢載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文王所以遏徂莒也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礪乃鋒刃無敢不善魯侯所以征徐戎也蓋

鎭厭內姦捍禦外寇非兵器無以爲也何者雖孟賁烏獲之徒苟無兵器不可以赤手而赴難雖怯懦無勇之輩苟使被甲冑執戈矛羣聚而成陣則敵且畏縮不敢長驅而進矣況其仡仡勇夫被堅執銳則所謂虎而翼者也然則器械可不修乎我國家置軍器監造弓劍戈矛介冑火藥等物至於旗鼓鐃鐲之類無一不具必於每月晦獻其月內所造藏之武庫有司守之又令諸道都節制使監督道內所鑄兵器無或不謹其講武備也盡矣

鹵簿

鹵簿所以示尊嚴也內而朝會外而行幸苟無儀仗環侍左右則孰知人主之尊乎國家命攸司凡諸儀衛曰旗常曰纛旄曰傘蓋等物致其華麗無一不完吁盛矣哉然盡文備物當祭宗廟郊社則爲之其餘則簡焉所以致敬於天地祖宗而自處以薄此又不可不辨也

帳幕

帳幕鋪設所以備行幸供賓客之用也前朝置司設以掌鋪設置司幕以掌帳幕一職而二任識者譏之殿下卽位改革官制蓋欲汰其煩冗而草創更始未

遑及攷如此類者或有之則其造作工役亦分矣佗日閑暇之時論議之士取此等事釐而正之可也

金玉石木攻皮摶埴等工

百工之技雖其卑且賤者其於國家之用實爲緊要皆不可廢也小者不可枚舉姑舉其大者言之兵器若介胄劒戟器皿若錡釜鼎鐺茍無金工何以鍛鍊鎔範以成其物符瑞如圭璧琬琰服飾如玉珮瓊琚若無玉工何以雕琢磨礲以成其器哉有石於斯若無攻石之工何以樹碑碣何以築砌礎哉有木於彼若無攻木之工何以立宅舍何以作舟車哉不寧惟

是其佗攻皮之工塼埴之工絲枲之工繪畫之工皆切於用不可缺焉然務儉約而戒奢華乃其本也儉則治安之道奢則禍敗之端於斯二者不可不論焉我 殿下天性儉素愛民節用凡諸工作必出於不得已然後使之故百工惟時而庶績咸熙矣書曰工執藝事以諫釋之者以爲理無從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此實人主之所當知也故臣併書之

六典之作尚矣若稽周禮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

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治則吏也教則戶也政則兵也事則工也自古以來天下國家之治亂興亡昭然可考其所以治且興者以明夫六典也其所以亂且亡者以昧於六典也高麗氏之季政教陵夷紀綱頹敗所謂六典者名存實亡有志之士扼腕歎息者久矣亂極復治理之必然惟我

殿下應天順人除殘去暴乃革舊弊一新教化以時考績黜陟幽明而治典明矣輕徭薄賦休養生

民而教典明矣車服有章上下有別則禮典可謂
明矣克詰戎兵折衝禦侮則政典可謂明矣議獄
得情民無冤抑刑典不可謂不明也允釐百工以
熙庶績事典不可謂不明也於是判三司事奉化
伯臣鄭道傳作爲一書名之曰經國典以獻　殿
下宸心是悅付諸有司藏之金匱爰　命臣摠序
其編端臣摠竊伏惟念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
作苟非明良相得有同魚水則何以臻此焉今我
殿下推赤心委任宰相而三司公以天人之學經濟
之才贊襄丕基馳騁雄文克成大典非唯補於

殿下乙夜之覽且爲子孫萬世之龜鑑也於戲其至矣乎若視爲文具則書自書人自人矣何益於治道哉子思之作中庸也論九經曰其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謂誠也臣於是書亦以此言焉洪武二十八季乙亥三月中澣純忠佐命開國功臣資憲大夫藝文春秋館大學士同判都評議使司事世子右賓客西原君臣鄭摠謹序

三峯集卷之八

雜[illegible][illegible]川

巳